

边看边聊

近中午时分,村宅中少有人,应该都是出工的出工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。我很想要找个人攀谈几句。一转弯倒是看到了,一个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就坐在自家瓦房的门沿。围了个饭单,戴了副袖套,还是几十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性。我问老太太高寿,老太太回答,九十三岁。老人耳聪目明,完全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。还与我聊起了家常。倏忽间我就想到了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:“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……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。”我当时就为老人拍了几张照片,上传到微信朋友圈,写了这么一句:和平村九旬老太太三连拍。上传之后,很多朋友问我这是在哪里;当然这里不是桃花源,这里是吴泾镇的和平村的村宅。

从莲花南路踏进和平村的村宅,人就安静了下来。小路两边是老式的瓦房,虽然有点年份了,木门都已经爆出了蛮粗的裂纹,窗也是木窗,但是很是干净,远比那些故意做旧的景点老屋来得真实亲和。老屋的里侧,是别墅一样的一幢幢小楼,很新,也很气派;这是和平村村民自家的房子。

再走几步,看到了农田,是农民的自留地。和平村是一个名副其实还有农田农地的村庄。在我看来,这农田像是绿化一般,与春天非常合拍。事实上,农田的远端还真是和平村的绿化,让初来乍到的人分不清农田和绿化的彼此。还有一条护村河,是流向黄浦江的。河面上除了些许树叶和落花证明着春天的生机勃勃,没有任何污秽之物,倒是河水在阳光下蒸发,我闻到了春草的清香。

我以为和平村几十年来一向是如此的安宁、静谧,一向是如此的河水清

澈,小路整洁,一向是如此的老屋亲和。陪我参观的主人纠正道,在整治“五违”之前,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主人指给我看小路老屋前的一米多宽的印痕:老屋面前一米多宽的印痕,原来就是违法搭建。要不是主人这么告知,我还以为是时尚文化的标记,因为村内的这一条“宽带”,在一片宁馨之中,倒是凤凰涅槃般地别有意蕴了。

同行者不由感叹,在这里做一个农民真开心。倒是也没有说错,因为和平村是上海市生态型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点——闵行区仅此一家。生态型美丽乡村,是将人与自然、人与科学、人与环境、人与世界、人与人的和谐生存关系,作为建设的置顶位的考量,这才是生态型美丽乡村的目标。

在和平村美丽乡村建设中,还有几项规划,让我沉醉其中。滨江农谷,将为居于城市中心的居民提供更多趣味体验的城中花园;还有一个毗邻莲花南路村宅的郊野公园,如今已经是一个小型植物园,春草任性,无人人为雕琢,颇有田野趣,却几无游人。身为上海人,我不知道吴泾有这么一个悠然休闲之处,更不知道的是,吴泾将以这一个植物园作为基础,扩展建设成为一个郊野公园。完全可以想象,这一个郊野公园落成后的魅力所在。它距离徐家汇,很近,很郊野。

和平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另一个浓墨重彩之处,便是和平村的和平邻里中心。它的功能非常宏大,有文化讲堂,有创意工坊,有广场花园,是一个接地气、承传统、与时俱进、力求创新的和平大院。对了,这一个邻里中心的名字就叫做“和平大院”。生态型的美丽乡村,最高的境界,恰是和与平两个字。

去年这个时候,儿子拿到了哈佛旗下的眼科研究所工作邀请,7月初一进阶,就被实验室老公安排加入一项大型实验的准备。工作从来不等人,有机会从头参加,对新而言很幸运。不过,能否真的马上参加,单老大说了也不算——按严格规定,入职培训要耗时一个半月。

为何要那么久的培训,说是主要因为动物保护组织担心随便什么人开展基于动物的实验,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,恐怕会虐待它们。当然,涉及安全和职业卫生,那些周密的规定也需要掌握。其中安全课程,十几个section,每个section有数十页密密麻麻的讲义,单位邮箱刚得到

几天,就已经有几十份邮件,主要是在线培训的各类链接,全都要考试。应对这些,我儿拿出考试能手诀窍,摸索大纲、熟悉题库、背诵关键,凭借努力加快了进度。但还有一方面的进度是无法自己控制的,那就是动物培训,分为动物生物习性和与动物接触后各种危险情况的处置,必须要集中上课,由老师每月开设讲座。正式开始实验,故事更多,所谓细节决定成败,几乎每一个实验参数都会影响结果。且不论他们主要研究的生物胶配方和实验步骤,就连缝合的器械规格尺寸、麻醉手法、动物房温度等都必须保证精确,OCT的操作则必须有上岗证。其中与动物打交

道的经历,更是五味杂陈。同样是无菌实验,我曾听说,有些实验室使用过的兔子被拿去烹饪食用。这在我儿所在实验室当然绝不可能发生。那里动物保护组织对于动物的保护,以我的理解,简直可用“感同身受”的标准来衡量。譬如,为了保证实验效果,防止手术后的兔子抓挠眼睛,给兔子戴上类似猫狗宠物的防咬罩子,按理说是个好办法吧,不行,因为这涉及已经严格固化的实验流程,而且换位思考,也许兔子会不高兴呢。

就连给兔子点眼药也不容易。胆小的兔子每每十分惊恐,难以靠近,坚决不让人翻开它的眼皮,又听不懂人话,不跟我儿手里的眼药水瓶子并不进入它眼睛的异物,悬空点液体进去而已。好不容易翻开眼皮,还不能让兔

子乱动,因为眼药水非常昂贵,一滴就2美金,万一点歪了,就是明显的浪费。除了担心浪费之外,还担心兔子攻击,咬或者爪子抓挠,都不好玩。一年很快过去,可数的是儿子手背上的几道抓痕,不可数的是他的成长和收获。

两年前,我血糖偏高,未服药,经饮食调整和适当运动,使血糖降了下来。

最近友人赠血糖仪,一测,又偏高了。晚饭后,休息半小时后,即开始快走,想增加运动量使血糖降下来。我颇有信心,不料餐后两小时血糖竟过11,如此高位要戴糖尿病帽子了。我有点紧张,第二天特意减少主食一半,仍像昨天一样继续快走,血糖结果同昨天一样。吃惊之余,血糖之高是否准确?有点怀疑。我阅读血糖测试说明书,上面明确写道:在餐后一小时内不能运动,否则会影响血糖测试的结果。原来两次血糖之高,是运动惹的祸。第三天,餐后不再运动,餐后两

小时的血糖值明显大幅下降,与正常值相比,略高。悬着的心放下了。名言“生命在于运动”,但不是在任何情

况下适用的。血糖平稳了,我测试的频率放慢了。几个月内基本不测,近日,测血糖,餐后两小时又明显增高了,有时又接近糖尿病的临界点。我又开始紧张,特别注意饮食和适当运动,每天测,血糖仍居高不下。原因何在?查阅说明书,血糖试纸开封后三个月有效,一查购买记录已超过三个月。原来试纸失效了。赶紧买新的试纸,一测,明显下降,回到正常值偏高的位置。

血糖风波平息了,但我由此获得启示:生活中风波难免,在突发的风波面前,不要盲目紧张,束手无策,应该静下心来扩大思考面,积极寻求发生变化的原因,对症下药,找到平息风波的办法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叹道:“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,该怎么统治?”(其实他说少了,法国的奶酪有近400种)。好在,我们不是统治者,姑且在奶酪中慢悠悠地讨生活。只是,我仍旧雅不欲进修“斟茶学”,尤其是急需解决填肚子的早上。

当我手捏拇指大的茶杯,往喉咙一灌,甘凉与醇香未及细细品味,只觉不大解渴时,是不是要叹息为时已晚?是啊,太老了,优雅的品质来不及培养了。

只好以“好伺候”作自我开解。大凡成嗜,必挑剔,必在“仪式”上有无穷讲究。而慢生活的序曲是选择。选好了,再绑定不多的几种,沉潜其中。

<